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杲堂文鈔卷五

甬上李鄴嗣撰

姚江黃宗羲選

記

李氏公阡記

吾宗自茂六公而下世有名德其膺封命自棟塘先生
始其出爲國名臣自侍御公始侍御公性篤孝旣葬棟
塘先生鄧郭營地高敞具威儀諸碑銘表墓之作文辭
妙天下侍御公沒後卽葬墓偏歲以三月朔日上墓及

儀部公官嶺外，自治行徵入朝，歸拜墓下，因出俸三十金爲修治隧道費，寄某典庫，亂後爲主者所失。儀部公亦蒙難，前志闕焉。今歲某值辦侍御公祭事至墓，見百年來諸子孫附殯者數十匱，纍纍然與碑表石馬相雜，惕然憂之。其議相一地，使盡徙殯于彼，遂身主其事，延術家于墓旁，相地得二畝，最吉。卽侍御公祀田也。隨割私田二畝補其數，而于所相地立爲李氏公阡。命諸後人奉先匱列殯于中，力最乏者稍捐資助之，復使虛其兩偏。凡後人有急喪不能卜地者，得附殯焉，而于棟塘

先生及侍御公墓上立石爲禁自後子孫有敢仍侵墓道者以不孝之罪治之諸碑表仆折者復修立焉于是兩世墓壤廓然一新承儀部公志也或曰附殯先塋自古有之竊謂不然譬如家有嚴父方中堂而坐而其諸子孫乃與同席合几雜處于杖履之間則長者瞻眎不尊動止亦不自適今使斂趾退立禮也卽謂相附已久魂魄不忍離今公阡去墓纔百餘步松楸遙蔭華表可瞻譬如長者正席堂上而其子孫羅立于庭除之下趨顏咫尺音款得聞亦可無遠隔之慕矣李氏墓自茂六

公至櫟軒先生凡四世俱葬郡東臯卽所謂森森亭墓也五世爲棟塘先生六世爲侍御六峯公並葬鄧郭七世爲贈大司馬少峯公八世爲封大中丞龍麓先生贈文林郎二麓公並葬赤塘畧九世爲贈太保忠毅公葬丁灣儀部宗梅公葬省畧術家謂李氏墓九世俱吉然三百年來子孫顯者尙受蔭于森森亭墓而鄧郭以下諸墓有待焉惟修德者能承之所望吾宗後人上念侍御公祖構之大次念忠毅公及儀部公紹述之勞相與夙興兢兢以無忝舊德是所望哉事在癸卯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嗣孫鄴嗣謹記

宋前鄴令石公橫山廟記

余嘗讀前漢循吏傳文翁終于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行禮南陽亦爲召信臣立祠後朝廷訪祀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九江復以文翁召父應詔書輒喟然曰嗟乎是非者斯民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夫爲太守令出治郡縣所屬萬姓之命生殺利害俱繫其一身及代到而去或三年或五六年然其有德于民民輒思之歲逾久而不能忘而余所目見酷吏在官奸猾民爲生立祠

及甫去怨家以巨繩繫像頸推諸泥淖中大碑徑丈磨去其文字更鑄釋道院碑記雖其人未死力不能禁由是觀之太守令能生殺利害民不過三年五六年而斯民是非得加其長上近者及身遠者歷千百年顯然人口然則爲太守令者亦何所恃而可不加德于斯民也哉宋前鄞令石公諱鳳先關中人端平中進士由某官遷知鄞縣能爲民興利除其害于政者鄞人德之稍遷至知濠州時大奸當軸宋事益壞公愾然解官去以家在關中不得還因來鄞卜居于郭外東偏其地曰橫山

公沒後鄞人思之卽其地爲起祠未幾宋亡公祠亦漸廢至世廟時鄞人思公終不置乃更仍故趾重立祠祭祀至今夫公之治行不得錄于史官郡乘亦闕不書卽所傳爲民興利亦未詳其事惟此餘澤在人心不可斷絕殘碑古瓦廢久復興然後知直道之信在斯民也且公前後官階俱不可考僅傳其知鄞知濠州公沒而宋亡未百年濠州之民得從聖人而起龍驤虎嘯爲趙宋雪其大恥皆公所治之遺民也及公祠季興甫百餘年而外洲燹火復與礪川崖山相望公之威爽憤然當如

前日而鄞人尙有逸民黎老能持查酪一盂白衣焚哭
裴徊于公祠下老柏蒼鱗其相愛惜是則凡公所治之
民俱公之靈所當眷然念之不置者也漢大司農朱邑
嘗爲桐鄉嗇夫且死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後世子孫
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後其民果然爲立祠西郭外奉祀
不絕公于鄞人亦然余故謂鄞人思公未若公念鄞人
之更篤也因拂公廟壁而記之

載石堂記

余家東臯其堂與丘氏鄰吾友丘鹵上所居益相望對

鹵上四世祖東厓君名鑑字仲穎而東厓則其後所號也君在武廟時爲閩長汀少尹適宸濠反王文成公舉義旗檄諸道合師討賊惟閩中觀察周公期雍提汀漳二郡兵至君亦任爲將王公檄獎曰漳南不滿旬月提義兵八千馳一千八百里先諸道而至同時將吏忠義可嘉君亦在其列焉時王公已用江右諸郡兵摧鋒大破賊臨江郡兵爲多而君父珏時爲臨江之新喻少尹亦從在軍君至馳赴軍門曰某父憊不能任兵某請以身代得任驅使王公壯其語許之及王公獻俘行復留

臨江兵分班居守南昌久而罷歸曾王公遭讒所敘江
右戰功賞俱格不行況君在下僚更無爲錄之者此王
公所以數形諸章奏謂每念一時號召諸臣不能盡述
輒爲拊膺而太息者也君爲縣上轄時俱稱其廉平臺
使者嘗使君治獄君出適有冤起伏門下不動君曰冤
入門爲冤獄得無有冤耶已而訊其事果勢家子破其
財數從故僕家食僕遂誣以奸殺人論報君卽日白其
枉狀是夜君夢有黃衣神謂君言賜汝東厓石詞曰爲
臣盡忠爲子盡孝始終甲子循環大道君寤而記其語

次日行視巴河倉見道上有石隆起馬躓不前君命工鑿之得方石高尺半徑三尺餘中有若印穹起一寸方二寸古色礚礚然君愛而藏之因自號東厓子焉君在官貧不能爲歸襄至是笑曰陸公紀罷官載一黃石吾今得治襄矣卽日解官載石歸夫方逆濠舉事自謂天下可顧盼而定王公檄至諸道俱逡循按兵而不出君從周公冒大暑疾馳二千里遠赴國家之急復身請代其父擐甲聽軍門指揮君子忠孝旣兼盡之矣而世無復表其事計君平生惟此一片石可與語耳君旣歸常

置石于座側復手敘其事示子孫且謂夢語冥昧慎勿以語人君沒後諸孫日富盛貲甲于東偏嘗有胡僧造門見石驚喜手摩抄穹處顧座客曰其中有篆書十六字是家當以忠孝世傳胡僧徑去諸孫聞之大驚立出公所敘徧示客始知夢中語益信而君孫曰南橋君已起大宅甲諸第更迎其石置中堂石色益蒼駁炤人可占晴雨以君嘗自擬陸公因名之曰戴石堂時去君適六十年甲子一循自後南橋君諸子孫更讀書多爲名諸生鹵上其最著者鹵上諸從時讌集斯堂請余更記

其事余顧鹵上曰斯堂之成復五十餘年諸君第勉之
無忘忠孝甲子行再循矣因爲之記

卓氏傳經堂記

士之學莫大于治經而以得所傳爲重漢人之言曰五
經漢家所立今讀其前後儒林傳所傳經學有二一曰
師傳之學一曰家傳之學師傳者各爲耑門轉相授受
其大者得置博士家傳者習其父業歷世相承以視師
資所得較爲過之時則有歐陽氏韋氏韓氏甄氏諸家
並傳先業而沛國桓氏爲盛若兩京世傳則濟南伏氏

爲最盛雖然伏氏之經得傳固不易也夫當呂秦之暴
主政臣斯據狼狐以懼天下其威足盡滅聖人之法盡
燔聖人之書以愚萬世而伏生以區區儒者拾殘經于
虐爛之中而傳諸百年垂芻之口噫乎亦極難矣及新
莽之末兵革蠭起一時名賢宿儒若桓春卿輩俱抱其
經書自竄山谷之間閉門講論東都旣立遂雲會京師
而諸君年亦老矣然其事比諸濟南生尙爲稍易是以
桓氏之盛極于東京而伏氏則自子賤身爲秦博士以
至漢末四百餘年子孫襲其經學號爲不鬪居爵位者

十六世與漢家相終始此則伏生于聖人之經其功最大而後人世食傳經之報若是其遠且盛也不亦宜哉兩漢以後儒林浸衰至有宋諸先生而後經學大顯于世至今六百年海內傳經之學所在而有自余所聞三吳間則有西水卓氏焉卓氏自入齋先生經行篤備號爲大儒其言曰天下理之精者俱六經所有又曰儒者不信六經則其學不堅卽知先生所造之粹矣先生之子曰蓮旬先生孫曰蕊淵先生世傳其經義名最高江南推爲儒宗曾孫曰天寅則吳中所稱卓子火傳也火

傳有二子曰胤域胤基立知名蓋自入齋先生倡學至今歷五世矣初入齋先生嘗名其艸堂曰傳經所以教後人也今火傳更立祠以奉嘗三先生而仍榜之曰傳經堂所以重先人之教也夫自遭亂以來典文殘落鴻都東觀所藏亦俱蕩散一時學者競爲滔滔之言不復知六經舊義而卓氏獨能起三世廟堂藏其遺經使子孫日講習于中此其事亦誠未易卽不敢與伏博士相衡而以北龍亢桓生之門殆庶幾焉適火傳貽書吾友董缶堂屬余記之將立石斯堂以示世世子孫余心慕